

關貴敏一個來自炎帝故鄉的傳奇

(上)

(本報記者李夢華採訪報導)由新唐人電視台主辦的“全球華人新年晚會”，於1月27日在新澤西表演藝術中心(New Jersey Performing Arts Center)降下帷幕。神韻藝術團男高音歌唱家關貴敏那蕩氣迴腸的歌聲，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帶著新年的問候，筆者採訪了這位觀眾喜愛的歌唱家。

他從炎帝的故鄉來

關貴敏出生於日本鬼子投降前一年的夏天，祖籍山西長治。長治即古時的潞州，是“炎黃子孫”中所指的炎帝的故鄉，是“精衛填海”裡精衛鳥曾經誓言要填平的大海所在處，也是女媧娘娘補天時幹活的地方。歷史上潞州出過許多著名的人物，而岳飛傳裡的陸文龍、王佐斷臂的故事也都發生在這裡。

也許是受這種深沉濃厚的歷史氛圍的熏染，關貴敏對許多歷史故事如數家珍，並且從小就與傳統的民族歌謠結下不解之緣。

一鳴驚人

當年在農業專科學校讀書，畢業後被分配到工廠搞檢驗工作的、喜歡隨意哼些民間小調、並常被同學同事們推選在搞文藝活動時出來唱唱應節的歌的關貴敏，做夢也沒有想過自己日後會成爲一個萬人矚目的歌星。他只是對唱民族歌曲有種“打心眼兒”的熱愛。後來恃不住大夥兒的極力“慫恿”和鼓勵，他終於決定試一試。經過六年的努力，他敲開了北京中央電影樂團的大門：1978年，他被錄取了。於是，他離開生活了30多年的山西長治，來到國人嚮往的北京城。

從此，關貴敏的生活出現戲劇性的變化。

那要從79年在北京中山公園“五四青年節”的一次音樂會講起。那天參加演出的，有蔣大爲、羅天嬋、黎信昌、葉佩英等當時就己很出名的演員，時樂蒙、胡喬木等也都在現場。當報幕員報完關貴敏的大名，只見從台側走上來一位憨厚朴實的小伙子，一點不像“搞文藝”的。那時北京觀眾對他還很陌生，台下情緒反應並不高。可沒想到等關貴敏一開口，他那年輕而富有浪漫氣息的男高音一下子把觀眾都吸引住了。他當時唱的是《叫我如何不想他》、《黃河之戀》，曲罷他被轟鳴般的掌聲要求一再返台，從此關貴敏的名字開始傳開。之後不久，他的成名作《青春啊，青春》、《浪花里飛出歡樂的歌》、《我們的明天比蜜甜》在全國唱響，關貴敏一下子成了紅極一時的人物。

專業界對關貴敏的評價是，關貴敏融西洋發聲和民族唱法爲一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演唱風格；音域寬廣，音色甜美明亮，韻味醇厚，既能演唱難度較高的外國歌劇選曲，也能演唱中外民歌。關貴敏步入歌壇以來，曾演唱及錄製歌曲上千首；1987年關貴敏被評爲全

國聽衆所喜愛的歌唱演員之一；1989年參加第13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上獲最高藝術成就獎。曾先後爲故事影片《甜蜜的事業》和電視片《哈爾濱之夏》等50多部影視片錄唱歌曲。

有人說，關貴敏最讓人佩服的就是，他的一切，都來得那麼自然。一般男高音的唱法都是“舉輕若重”，每一句都充滿激情讓人興奮，而他卻正相反，是“舉重若輕”，再高再難的歌到他那兒就唱得那麼親切、輕鬆，讓人聽了神清氣爽、如沐春風，多少煩惱都消逝得無影無蹤，讓人誤以爲那些歌很容易唱，而事實上，等到實際演唱時才知道它的難度。

有人這樣評價他和鄭緒嵐合唱的那首《媽媽留給我一首歌》：那“燦爛純淨的嗓音在寂寥黑暗的背景裡交織徜徉，如那個時代裡唯一可以自由的東西……夢想。很多年後在深夜的巴士車站上等最後一班巴士的時候，仍會想起這首歌……”

即使在後來病得很厲害、整個人面黃肌瘦說話有氣無力，出去演出都帶著藥包藥罐子的那段日子裡，關貴敏仍然是非常優異的，別人唱不上去的他卻能很輕鬆的唱下來；一般人唱歌時講究口形要圓甚至舌頭都要側卷使整個口腔呈圓筒狀，但關貴敏似乎從來就“不來這一套”，他的口形就像沒受過訓練的人一樣總是扁扁的。越是專業的人就越佩服他，因此當年在唱歌的人裡有這種說法：關貴敏領導男高音新潮流。

噩夢

1983年，正當他的歌壇生涯發展到高峰，39歲的關貴敏在一次體檢中突然被一個意外的消息驚呆了：他患上了乙型肝炎兼早期肝硬化！

從此關貴敏成了藝術圈內出了名的老病號，走到哪兒都提著藥，帶著藥方。“醫生們都勸我不要再唱了，希望我能改行，因爲這個工作沒有規律，而我的病又是個富貴病。需要保養，不能勞累，如果老是這麼生活沒有規則，那最後會走向肝癌，再後就是死亡。如果保養的好，那麼進程就會緩慢，好好保養再活30年沒問題。可83年我正是最走紅的時候，我的歌曲正在社會上流傳，我覺得太可惜了。”

關貴敏說，那時候，他常常會收到觀眾寫給他的大堆大堆的信，可因身體太弱，他都沒辦法回信；當時電影樂團中關貴敏和另外一位更長一輩的歌唱家身體健康狀況都很差。團長老擔心他們演出不能正常進行。有時候演員招牌都打出去了，卻不得不找人頂替演唱。

“有人頂替演唱還算好了，”關貴敏說，“記得有一次，沒人能頂替，面對三十多人的樂隊和無數觀眾，只好硬著頭皮演唱……”關貴敏說，患肝病的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特別怕累。站不久就會累的要坐下，坐一會兒又累了就得躺著。可是躺著還是覺得

累。而且總是睡不安穩。“那種滋味是別人無法體會的。別人出去巡迴演出都是白天上什麼廬山玩玩或海濱游泳，我都是躲在哪裡休息，去哪兒演出都得先找好當地的醫院。最糟糕的時候走15分鐘20分鐘的路，就累的滿頭大汗，氣色也很差。”

“我去了很多北京有名的大醫院去檢查，都說我要住院休息，很多人也介紹了很多民間秘方，老中醫等等，包括末代皇帝傳儀的御醫陳先生都幫我看過病，可吃中藥看中醫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每天的生活就是吃藥和躺在床上。後來有人介紹我去煉氣功。

“氣功確實管一點用，因爲我煉了氣功能演出了。加上治療，吃藥。1984年開始我又能演出了。於是，演藝界很多人便都知道我在非常入迷的練氣功。”

(待續)

